

楊忠愍公全集

楊忠愍公全集卷之二

蕭山毛大可先生鑒定 後學章鉅梅谿輯

序

壽韓苑翁尊師老先生七十一序

君子之壽。天下之治亂斯道之廢興攸係。必天有意

治道二字通篇眼目

於斯世斯道之治且興也。而後畀之以有永而不窮。

然畀於有位者。或限其時而不及爲明道之事。畀於

明文多效北宋蘇氏習氣此文亦復不免

志學者。或限其位而不得與夫行道之責。則其所係

者亦偏焉矣。惟我苑翁老先生之壽。天下之治斯道

之興。恒必賴之。謂天以全壽畀之也。非歟。蓋君子所貴乎壽者。非徒自壽已也。爲其能壽天下也。能壽斯道也。苟無補於治與道。將焉用壽。是故凡厥有位。孰無治理之責。然志存經濟者。或奪於位之弗久。而趨時固寵者。又終其身而無濟於天下之事。其何補於治也。惟天純佑篤生先生。天地忠誠渾厚之氣。悉萃之矣。其以天下爲已任也。越在內服。弼亮率下。越在外服。綏民迪功。越在翰苑。文章範俗。越在邊鎮。强藩恬服。彝狄懾畏。斯固載在史冊。昭人耳目。天下之所

賴以爲治者。其在今日。撫守南都。又能操持其紀綱。而鎮撫其百姓。天下之根本以固。宗社之靈運以培。南服以靖。四方亦因之以寧矣。行將經綸燮理之任。屬之。則所以係天下之重者何如也。我國家道學之統。自薛文清諸大儒出。講明正學。後先相望。斯道之興也久矣。自是而明道學者。或口談性命之言。而身○道○學○流○弊○如○此○非○親○經○體○驗○不○能○道○出○冒貪汙之行。或外飾溫厚嚴肅之貌。而中藏毒忌閤濁之心。或始而卓越峻潔凜不可犯。終而喪其所守。流於汙下而不羞者。則其所學。不過欺世之機械。鈞○此○做○并○今○昔○一○轍○

名之筌蹄耳。不知有得於道焉否也。先生以純篤之資。果確之志。蓋自弱冠時。卽有志性理之學。其學之原則以精一爲宗。其學之要則以培養夜氣爲本。其學之實則見於拾遺意見。經緯志樂。六經說諸書。當其晚年。天又假之以南都清逸之地。使得優游暇豫。沉潛道真。平生事業。至此盡收拾而大成之。一時論得道學之正脈者。皆以先生爲首稱。則所以係斯道之重者何如也。是蓋天欲永天下之治於不替。故不得不壽先生以久其施。天欲啟斯道之傳於不絕。故

不得不壽先生以要其成。而大其所至。始而以先生
係天下斯道之重。故爲天下斯道而壽先生之身。終
而以天下斯道係於先生之身。故必壽先生而藉以
○一○氣○收○捲○如○浮○雲○之○斂○空○萬○派○之○歸○壑○深○心○大○力○
壽天下斯道之大。則所以畀之者。固爲不偶。然先生
○于○此○畢○見○
之致治。而其道行。則有以壽天下之命脈。闡學而其
道明。則有以壽斯道之命脈。其所以仰答上天畀壽
之心者。又豈小補云乎哉。士大夫之壽先生者。舉忻
忻然曰。苑翁年雖七十有一。然精神凝固。丰采爍然。
步履强健。視少年無以異也。期頤之域。可必至矣。夫

以是而壽焉。未足以盡之也。先生之壽。可以年數拘
哉。天下之治。垂之千萬年而無斁。則先生之壽。與治
俱矣。斯道之統。傳之千萬世而無窮。則先生之壽。與
道俱矣。故謂先生之壽。爲天下之壽可也。爲斯道之
壽可也。謂天下斯道之壽。卽先生之壽亦可也。不將
與天地同乎。故曰。天以全壽。畀先生。盛叨門下。旣幸
先生及天下斯道之壽。又幸其將來自壽之有地也。
於是拜首稽首。忻躍謹書。

壽徐少湖翁師文

○仍○以○治○道○雙○收○

君子之壽當圖不朽之真。而所以壽之者。貴有懇懇相勉。惓惓相成之義。瑣瑣年數之末。頌祝之私。皆所不取也。世之言壽者。不過曰。高年有永而已。然命稟自然。固一定不易。年歲自積。於人之賢。不肖。無與焉。若以此爲壽。則夫簾肆堀巖。翁伯張里。哆願冥。蝨懷殘秉。賊者。龐皓。威蕤。不可勝數。且多不踰百年耳。過此以往。卽絕景吞響。湮滅無聞。雖謂之不壽。亦可也。卽年亦仍有盡惟夫修諸己者。道德卓犖。建諸用者。勲業赫耀。垂諸後者。典謨曄曄。則邈無紀極。可與天地相終始。夫是

之謂不朽而壽之所以爲真也。今夫言壽之至者莫

天地若然。天地之所以爲壽者。非謂其形體不毀已。

又與一議峯巒層出。

也以覆載之德。生成之功。無聲無臭之教。足以父母

萬物無窮耳。否則亦冥然翕聚之氣。塊然凝結之質。

而已。非所以悠久無疆。億載不朽者也。是故人知壽

於年者爲壽。而不知壽於理者。斯壽之真。知壽於身

者爲壽。而不知壽於天下者。斯壽之大。知壽於目前

窺入正說

者爲壽。而不知壽於身後者。斯壽之永。非深達始終

此卽前第○三層意

之故。善權修短之算者。孰能論壽於命數之外。而不

求壽於年數之間乎。恭惟我夫子黃閣元老黑頭相公。以年言之。似尙未可以壽之者。然觀諸所修爲者。所建立者。所垂後者。半生積累。已足垂萬年不朽。視世之昏耄罔生。無所寄付者。修短之相絕也。亦猶蕭艾夕枯之與松柏久茂也。榮辱之相背也。亦猶衣赭輿臺之與危軒華袞也。已不可同年語。况由此而進焉。其所爲不朽者。當益宏遠峻懋。謂不可以壽之乎。昔丙午歲。二三子稱壽於三槐堂。嘗記夫子舉爵爲令曰。太上立德。其次立功。其次立言。其次言壽。再令

總○是○進○一○層○法○

日○立○德○要○知○似○德○之○非○立○功○要○知○貪○功○之○戒○立○言○要○
知○尚○口○之○窮○言○壽○要○知○罔○生○之○辱○夫○德○壽○之○基○也○功○
壽○之○輿○也○言○壽○之○華○也○卽○樽○酒○教○令○之○間○而○不○朽○之○
道○備○矣○然○三○者○見○其○始○而○未○見○其○終○著○其○端○而○未○究○
其○極○則○誠○門○弟○子○之○深○懼○繼○自○今○上○之○果○能○永○肩○一○
德○不○惕○威○改○節○以○悅○俗○固○寵○次○之○果○能○以○身○殉○國○事○
專○報○主○建○掀○揭○非○常○之○功○次○之○果○能○崇○正○論○主○國○是○
排○邪○議○黜○枝○葉○有○格○非○反○經○垂○教○範○世○之○益○終○之○能○
居○之○以○恒○至○老○不○變○不○先○貞○後○黷○蹈○所○謂○似○德○貪○功○

○帶○收○前○段○

尚口罔生之愆。則可以輝名崑鼎。勒伐金冊。三者垂
萬年不朽。壽卽享萬年不窮。而瑣瑣年數之末。誠不
足言矣。使或較齡算之短長。略行誼之臧否。急一身
之利害。視天下之治亂。若秦越然。則已往之行。隳於
垂成。將來之年。俱爲虛假。斯不善自壽者之爲。固知
夫子必不爾爲也。噫。夫子以一身任天下之重。則所
以圖不朽者。不得不持之以有終。天以天下之責。付
於夫子之身。則所以壽平格者。不得不錫之以有永。
又何俟門弟子瑣瑣勸勉頌祝之乎哉。

苑洛先生志樂序

世之談經學者。必稱六經。然五經各有專業。而樂則滅絕無傳。論治法者。必對舉禮樂。然議禮者。於天秩不易之外。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。至於樂則廢棄不講。全德之微。風俗之敝。恒必由之。良可悲矣。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。方其隱而未彰也。天旣生哲人以作之。則于其旣晦也。天忍任其湮沒已乎。闡明之責。蓋必有所寄。老先生自做秀才時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。當其歲試藩司。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。律呂之學。

今雖失傳。然作之者既出於古人。則在人亦無不可。

知之理。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。先生於是惕然省。

悟。退而博極羣書。凡涉於樂者。無不叅考。其好之之。

專。雖發疽尋愈。不知也。既而得其說矣。於是以蔡元定有直解。

之作。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。自是苦心精思。或脫悟。

於載籍之舊。或神會於心得之精。或見是於羣非之。

中。若天有以啟其衷者。終而觀其深矣。於是其書名如苑有志樂。

之作。曰志云者。先生自謙之辭也。非徒志而已也。是

故律生聲。鐘生律。馬遷著之矣。而律經聲緯之遞變。

此皆備數之法。用以定律度。量衡者。故史漢皆入。

律歷志律書而不入禮樂志○樂書可○驗也看徑一

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○圍九分積八百一十

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

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

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

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

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

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

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

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

是矣。志云乎哉。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。是固先生與善之心。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。方其始刻之日。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。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。觀仰秣出聽之說。則鶴之來舞也固宜。而其得樂之正也。此非其明驗矣乎。昔人謂黃帝制律呂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。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。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。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。豈曰小補云乎。嗚呼。太和在成化宇宙間。故先生所由生。太和在弘治宇宙間。故是書所由始。

太和在嘉靖宇宙間。故是書所由成。則其作誠不偶然也。後之有志於樂者。苟能講求而舉行之。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。而先生之功。至是爲益大矣。然不苦心以求之。何以知是書之正。不得其說而精之。又何以知盛之言。不爲阿私也哉。噫。盛不敏。雖學之而未能也。講求之責。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。

送張龍翁老先生拜相序

嘉靖己酉歲春二月。我龍翁老先生。自南都冢宰。拜禮部尙書。兼文淵閣大學士。先時陰雨彌旬。可厭迎。